



释放绿叶和繁花

李显坤

春节刚过时，犹是满地残雪，我便开始盘算起去年夏秋收集的那些花种了。种在哪儿合适呢？连行距间距都想了些大概。

种花真是能给人无限想象，又最令人心生妩媚和明艳的事情了。

这种感觉产生于儿时，是在小学二年级。真是羡慕那位老师，在一个小小的花圃里，一双手便种出了一个灿烂的夏。心里的馥郁，便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

四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正满心想要建功立业，又对团体的力量深有体会时，就在一本散文集里，读到了夏衍写于1940年的《野草》。这篇散文，后来也被收录于小学高年级语文教材中。

确切地说，我是被夏衍借种子的力量所抛出的灵魂拷问，给震撼住了。“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一粒种子可以显现出来的力，简直是超越一切。”通过描写种子和野草在重压下顽强生长的自然现象，特别是以种子突破头盖骨的细节，揭示出生物体蕴含的“不可抗的力”，隐喻了中华民族在抗战时期坚韧不拔的生命力，旨在鼓舞民众坚持长期抗战的信心，使我在和平年代也感受到精神的提振。

种子的力量真是不可小觑啊！尤其在形成合力后最可观。种子的力量是由内部迸发出来的。见过不同的花种，虽然在形态、大小、传播方式和播种要求等方面差异显著，但在使命方面是一样的。只要播种得当，就能够破土而出，依照生命密码释放绿叶和繁花。

曾有一次，我看到田埂边的向日葵种子，竟顶着碎石长出了嫩芽。看来种子有时并不挑剔，只需具备了基本的条件便会顽强生长。

就种子的形状而言，向日葵的种子扁平，一端尖，黑色或黑白相间。波斯菊的种子细小、深色，表面有纹路。矮牵牛的种子极小，颗粒状。凤仙花的种子黑色，椭圆形。这些种子有的喜阳耐旱，有的不但耐旱，对土壤的要求也低。有的适合春夏季播种，有的可在春秋季播种，有的只种两个月左

右就开花，自是个个不同。

种子的传播方式也各有特点。轻盈且具绒毛或翅状结构的蒲公英的种子，是借风力传播的。苍耳的种子带刺钩，可附着于皮毛上，是借动物传播的。莲子的种皮外壳坚硬，能漂浮于水面，是借水力传播的。前面说到的凤仙花，果荚成熟后爆裂，种子是借弹射传播的。令人感到奇妙的是一棵桃，种子是借动物摄食传播的，它被吞食排泄出来后，还进一步借助粪便的肥力萌发。

真是神奇，杨树那带着絮状绒毛的微小种子，长度仅在1至2毫米之间，宽度约为0.5毫米，竟能生长成剑指蓝天的高大的树。

面对不利条件，种子还很善于等待时机。忘了是在哪本书里看到的，有人把从异国带回的睡莲种子，埋在了池塘里，等了三年，终于迎来了第一片浮叶。

这其实算不得什么！远的且不说，2017年南京秦淮河清淤时出土了宋代地层莲子，距今已有约千年，2019年丽水市博物馆一位文博研究馆员获得了6颗古莲子，全部培育成功，2022年首次开花结果，2024年起面向公众开放观赏。

这些沉默的小生命，把时光熬成了养分，把等待转换为绽放，这种对生命力的张扬，比任何誓言都坚定。由此可以看出，种子的心事，人们还是读懂了。也不难看出，种子的生长，并不是一味靠不屈和耐力，还是极有生存智慧的。

4月底的风裹着初夏的温柔，唤醒着一切生命。我蹲在自己前几天翻动过的一片地上，指尖捻着一粒波斯菊花种，看着那深褐色的外壳，以及带着泥土的粗糙纹理，极力想参透其中



《红楼梦》文本中最大的疑案是秦可卿之死。今天我们读到的抄本和印本，秦可卿都是病死的，但早在二百多年前，畸零叟的一段批语露出端倪。在第十三回回目畸零叟批道：“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从“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到现在的“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背后肯定发生了什么。

先来看看秦可卿作为一个小吏之家嫁出来的女儿，在钟鸣鼎食、世代簪缨的贾府，过得如何？想不到她的口碑极好。一个人，依自己的性情，很可能与一些人关系好，与另一些人关系不好，但贾府上上下下好几百口人，却没有一个人说秦可卿不好的。宁荣两府老祖宗贾母，又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人们常说婆媳最难相处，但秦可卿的婆婆尤氏却对这个儿媳十分赞赏，说秦可卿“为人行事，那个亲戚、那个一家的长辈不喜欢他”？并教训儿媳贾蓉道：“倘若他有个好和歹，你再要娶这么一个媳妇，这么个模样儿，这么个性情的人儿，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连秦可卿本人也深知自己的人缘好。凤姐探病，她强笑着说：“就是一家子的长辈同辈之中，除了婶子倒不用说了，别人也从无不疼我的，也无不和我好的。”及至秦可卿死后，曹雪芹这样叙述贾府上下的反应：“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可见秦可卿人缘之好，在荣宁两府绝对数一数二。

秦可卿何以有这样好的人缘？尤氏一语道破：“那媳妇”虽则见了人有说有笑，会行事儿，他可心细，心又重，不拘听见个什么话儿，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这句话道出了秦可卿人缘好的两个原因：第一，她本性善良平和，善于与人沟通；第二，也是最关键的，她行为处事，处处赔着小心。

秦钟附学便是一个典型例子。秦钟是秦可卿的弟弟，娘家唯一一男丁，秦家能不能振兴家业，全在此人身上。由此，秦可卿也对秦钟寄予厚望，希望他苦读成才，当得知他在贾府家塾与金荣发生纠纷时，病中的她竟气得连早饭也没吃。但秦钟得以附学，却并非因秦可卿的面子，也非她亲自请托。按理，贾府家眷家中无力延师的，可以到府家塾就读，称为“附学”。与秦钟发生纠纷的金荣，便是附学生。金荣的姑母璧大奶奶地位远不及秦可卿，按照宝玉的小厮茗烟所说，这璧大奶奶“只会打旋磨子”向王熙凤“跪着借当头”。这样的人都能把侄儿“塞”进贾府家塾，秦钟附学对于秦可卿来说，应该轻而易举。凤姐是她闺蜜，公公贾珍是贾府族长，这两个人中任何一位，只要她开口，一句话的事而已，但她却偏偏不开口。

为了让弟弟秦钟附学而自己又不开口求人，秦可卿绕了一个小弯子，布了一个小小的局：第五回宝玉醉酒，她引宝玉到自己卧室睡觉。有嬷嬷说叔叔睡侄媳卧室，与礼有悖，她连忙说：“嗳哟哟，不怕他恼，他能多大呢，就忌讳这些个！上月你没看见我那个兄弟来了，虽然与宝叔同年，两个人站在一处，只怕那个还高些呢！”宝玉听说，自然立刻要见，这是为秦钟出场做了铺垫。第七回尤氏单请凤姐过府逛逛，秦可卿趁机说起自己兄弟也在，宝玉立刻要见，于是水到渠成，两个男娃儿相见恨晚，最终以宝玉开口，邀请秦钟进家塾附读。

秦可卿的小心，已经赔到了万分的地步。

看天香楼命案并不写之写

宋安娜

由此想到“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不妨先拉一条时间线：第七回“宴宁府宝玉会秦钟”应为当年冬季，荣宁两府内眷刚刚赏过梅花，尤氏又单请凤姐，送客时焦大醉酒骂出“爬灰”的话，众小厮“唬得魂飞魄散”，可见下人心知肚明，只是无人敢说破，此夜秦可卿并未立刻上吊自尽，以她的万分小心，此事必然“要度量个三日五夜”；第十回“张太医论病细穷源”还是当年冬季，宝玉入学，秦钟与金荣纠纷，璧大奶奶告状，都是冬季里接连发生的事情，而秦可卿已然病得不轻了；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仍为冬季，书中写“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节的那几日，贾母、王夫人、凤姐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及至“这年年底，林如海的书信寄来，却为身染重疾，写书特来接林黛玉回去”，因贾琏送了黛玉往扬州，凤姐“灯下拥炉倦绣”，与平儿胡乱睡了，方才梦见秦可卿托梦，劝她“荣时筹画将来衰时的世业”，之后秦可卿便故去了。

以这条时间线，辅以秦可卿凡事陪着万分小心的行为准则，大致可以得知以下四点：一，从焦大怒骂到秦可卿死亡，大约经历两三个月时间；二，“爬灰”并非偶然一次，方才导致焦大能够怒骂，捅破“窗户纸”，但并未指名道姓，秦可卿的生存危机还未降临；三，以秦可卿事事陪着万分小心的处事方式，她应该处于被动地位，对贾珍不敢不从；四，事情发展到秦可卿悬梁自尽，必定是“爬灰”被人撞破，再联系秦可卿的婆婆尤氏对葬礼的态度，这个人很可能与尤氏有关。可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被删掉，后人无法得知那几页究竟写了什么，以上也不过是推测罢了。

细看这条时间线，由于删减，增补，其中也出现错讹。第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尤氏说上月中秋秦可卿“还跟着老太太、太太顽了半夜，回家来好好的。到了二十日后，一日比一日觉懒，也懒得吃东西，这将近有半个多月了”。如此算来，秦可卿是九月初显出病态。之后凤姐探病，走出秦可卿卧室，她看到的也是“黄花满地”“树头红叶翩翩”的秋日光景，那她如何能在冬日里参与接待凤姐并解决秦钟附学之事呢？这里，或许便是增补的痕迹了，很可能曹雪芹于此处用剪刀、糨糊做过“块移动”。

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删掉，补写为“秦可卿死封龙禁尉”，曹雪芹还给读者留下至少两处“疑惑”：第五回秦可卿判词配图仍为“画着高楼大厦，有一美人悬梁自缢”，没删掉；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死后，“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按理，秦可卿重病，延医药费众人都是知道的，病死不该合家上下疑心。这两处“疑惑”，很显然是曹雪芹不明写“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而在暗示“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这一点，脂砚斋看得很清楚。他在“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之后批道：“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

曹雪芹惯会用“不写之写”之法。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特有的叙事策略，强调通过有意省略特定情节，借助暗示激发读者想象力，提升读者的参与度。比如写秦可卿人缘好，曹雪芹不写一个她有好人缘的具体情节，却只从她身边人口碑去写。这个好人的口碑是如何造成的？你想，你去细想。又比如秦可卿死后大写特写贾珍超出人伦常理和封建礼教的哀痛，却对贾蓉是否悲伤不着一笔。贾蓉是秦可卿的丈夫，何以公公反倒比丈夫更悲痛？你品，你去细品。

“不写之写”令读者不知不觉间便走进《红楼梦》，不知不觉间便参与书中情节发展，形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情感互动，这正是《红楼梦》具有永恒艺术魅力之所在的一个表现。



去沈阳故宫博物院，最想看的，就是其独树一帜的“宫高殿低”格局。凤凰楼筑于近四米高的夯土高台之上，台上的寝宫比地面上的金銮殿高出一大截，据说是满族人昔日山中旧习，为避野兽，防范敌人。这倒是头一回听说，原来宫殿藏着一段这个民族迁徙的记忆。我在崇政殿前驻足，迎着日光看向黄琉璃瓦镶绿剪边的殿顶，可真正让我移不开目光的，是那些蹲在屋檐上的脊兽。

沈阳故宫的脊兽与北京太和殿的不同，殿檐没有獬豸、押鱼和行什，反倒多了几分关外山野的朴拙。龙、凤、狮子、天马、海马、斗牛、斗牛、斗牛，一排排，打头的是一位骑凤仙人，衣袂飘飘，像是在赶路，又像是在回头望。后面那些小兽，蹲成一排，模样不似北京太和殿那般威严肃穆，透着一股子平易亲切。讲解员举着小喇叭说，这叫“五脊六兽”，是镇脊之物，能避火消灾。

所谓“五脊六兽”，即殿顶檐一条正脊搭配四条垂脊合称五脊；檐角依次蹲坐龙、凤、狮子、天马、海马、斗牛等瑞兽，民间统称六兽，镇守皇家殿宇，也护佑着天下的安宁。屋脊镇兽的雏形可追溯至汉代，彼时宫殿正脊两端安置鸱尾，借水兽意象压制火灾。宋代《营造法式》首次对鸱尾形制、尺寸立下官方标准，明清两代由鸱尾向龙形鸱吻持续演化完善，至清代官式建筑规制成熟定型。千年的演变，说到底是因为老祖宗盖房子用的是木头，怕火也怕水，于是就在两坡瓦垄的交汇之处，用吞兽严密封固，防止雨水渗漏。

蹲在屋檐上的脊兽

房小铃



我沿着台阶往上走，午后的阳光打在脊兽身上，在琉璃瓦上投下短短的、圆乎乎的阴影。离得近了才看清，那龙其实并不威风，爪子按在瓦上，身子弓着，像一只被定住了的猫。狮子倒是张着嘴，可那笑里似带着苦，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咽了回去。凤的翅膀有些剥落了，露出里面灰扑扑的胎体。它们就这样蹲着，任由日月升降，风吹雨打。

沈阳故宫的脊兽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清廷入关之前，这里的屋脊上曾出现过猪、羊、狗。那是马背上的民族把自己的生活搬上了屋顶。猪羊本是寻常圈中之物，被请上了帝王宫殿的制高点，这件事若放在中原礼制下简直不可想象。但后金政权不管这些，他们崇拜什么就供奉什么。随着清廷官式建筑规范的推行，尤其是在乾隆以后，这些带着烟火气的脊兽才渐渐退场。如今我们看到的沈阳故宫脊兽，已是乾隆以后与北京官式规制趋同的模样。但猪和羊的脊兽留了下来，像一道没被完全抹去的笔迹，标记着一段渐行渐远的来路。

倒是正脊两端的鸱吻热闹，张着巨口咬住正脊。民间说那是龙王的两个儿子争夺王位，兄长张口吞住屋脊时，弟弟拔剑刺入其身，剑柄便永久露在脊兽背上。这故事里藏着血肉相争的狠辣，又带着几分孩童赌气般的荒诞，像是在屋檐上演绎一出永无落幕的旧戏。几百年风雨洗过，只剩两尊沉默的剪影，端坐在暮色与晨光之间，替一座宫殿守着说不尽的往事。

崇德八年(1643)，六岁的福临在沈阳皇宫大政殿继承帝位。彼时他还是个懵懂孩童，又怎能明白“皇帝”二字的千钧分量。那时候，这些小兽，大概也是这般模样蹲着，看着这个从永福宫走出来的孩子，看着一个王朝刚刚开始慌张。后来皇帝们去了北京，这儿就成了“陪都”，成了“留都”。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十次东巡，暂住旧宫，看看老祖宗留下的宫殿，阅览阅览典籍，然后又走了。小兽们还是在屋顶上蹲着，看人来，看人走，看柱子漆了新又旧，旧了又新。

“五脊六兽”这个词，后来在北方话里生了根。山东人说“五沟六受”，北京人说“五脊六兽”，都是形容一种尴尬的、无处安放的状态。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写过：“这些矛盾在他心中乱碰，使他一天到晚的五脊六兽的不大好过。”一个“乱碰”，一个“不大好过”，把那种心神不宁、坐卧不安的滋味写得入骨三分。原来这词不单说困，还说乱；不单说身体的困守，还说心灵的颠簸。更有趣的是，相传宋人吕蒙正曾有诗写过这些高台上的脊兽：“兽头本是一团泥，做尽辛勤人不知。如今恰在青云里，忘却当初窑内时。”追根溯源，再神气的脊兽，也不过是一把泥土。被塑了形，上了釉，抬上屋脊，便以为自己生来就在高处。风一吹，雨一淋，几百年过去，釉色剥落了，棱角磨圆了，它们又渐渐变回泥土的模样，沉默地蹲在那里，仿佛一段被风雨读旧了的碑文，再也无人辨认。

从沈阳故宫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黄昏把整座宫殿染成了一种温和的旧金色，像是给这些蹲了几百年的小兽，披上了一件暖软的衣裳。其实，我们这一生，何尝不是蹲守在各自高处的屋脊上，熬过霜雪，熬过孤寂，只为等到这一刻的澄明。此刻，满城灯火初上，檐角的小兽在暮色里渐渐模糊了轮廓。远望天地间，河清海晏，时和岁丰，原来我们穷尽一生守护的，不过是这灯火可亲的人间。

我以为不会再碰关于麦收的文字了，虽然曾经许下心愿，每年麦收时节听见布谷鸟的叫声，就要写一篇文字，以纪念那个难忘的渐行渐远的麦收场景。

今年，麦收已然开镰，好在北京退休回乡居住的马姐关于麦收的一则一则视频发出来，把我一遍又一遍引到那个挥汗如雨、“龙口夺食”的过去。

不过即便如此，我今年仍然没打算要写点什么，直到马姐姐的视频一次又一次把村中老者讲述的一波波麦收“回忆录”呈现在我面前，看他们往事并不如烟，过去一言难尽地唏嘘着，几乎哽咽着，以及配文号称只有“万荣话专业八级”才能听得懂的语言字幕出现，我开始一个字一个字校正那些方言中生僻的汉字，或农具，或场景，或俗语，颇有些“掉书袋”的感觉。好在，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大家终于知道原来这个字是这样念这样写的。于是，我知道这是有意义的，为了那些曾经熟悉的用语和工具，为了正在随着传统麦收渐渐远去的过去，同时远去的人们记忆和记忆中那些熟悉的词、动词、形容词……也许正是它们组成了我们无比纯正的乡音和生命。

我不打算做训诂似的考证，只是信手把藏在心里的字词写出来。我相信我的记忆包括参与晋南传统麦收留下的肌肉记忆，我记得那些即将远去的词语的本来面目，记得它们的发音和写法，记得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它们每一个字词的笔画上，都有我祖辈和我的汗滴浸润过的印记。它们本该是有强健生命力的，它们不应该匆匆远去，不该了无痕迹，从此湮灭。

“钹”读作pō，晋南话把刈割小麦这项体力劳动称为“钹麦”，使用的工具当然是手工的长柄镰刀，后来也引申为割草割麦。吾乡万荣农村几乎所有的农具都与麦子有关，它们分布于麦的种、收、管及打磨土地等全流程，比如，犁耨耙耱，耨耨锄耪，比如，那些表现碾麦场景的碾场、起场、撒场、场场。从种到收，到颗粒归仓，农人们经历过的苦

随麦收消失的乡村词语

李小岗



和累难以备述，他们完全沉浸于这种被麦子紧紧束缚的漫长劳动之中，深陷于此，亦沉醉于此，并把他们命定的劳动细化精确到与每一粒麦子有关的劳作之中，而这所有关于麦子的劳累在他们嘴里往往只有简单的四个字：钹麦碾场。这中间，没经历过的人，你完全无法了解其中有多么丰富的内涵，又有多么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和隐喻，比如刘震云讲过的“攻行子”的姥姥相当于乐队的头把小提琴手，那是以镰割麦队伍中“打先锋”的角色，还有我于几岁孩童时参与收麦的最初角色——扭腰yào子的，腰子是捆缚麦个子的麦子扭成的，形如条绳，以麦穗处为纽，可以扭成“骑马裤”或“盘头裤”，这是所有收麦环节中最轻省的一项劳动，轻省到都不算是一项分工，一般“攻行子”和“缚个子”的人顺手都能干了。然而，麦收无闲人，总得干点事情，站在一旁观看刈麦的，那只能是地主老财、王孙公子。

稻，晋南话读jǐ ān，普通话读jǐ ē，植物的茎秆，麦稻即麦子碾后脱粒的茎秆。有人写作“秸”或“糠”，都不如这个“稻”字更贴切些，麦收后麦场上会留下一座座由麦稻精心堆砌成的稻积jǐ ān jī，状如大蘑菇，它的确是由行家“砌”成的而不是随便堆砌而成的，这个“砌”的动作叫“拨”，村中有善“拨积子”的拨师。许多乡村小说中，“稻积”成为村中青年男女恋爱的绝佳场所，他们也称作麦垛，“垛”者“躲”也，在吾乡，“去稻积后头”自然就成了约会的俗话。

稻，属于麦收衍生品。当麦子被前后有挑叉、佻门的人力车和牛车拉回来，经过碾场、起场、撒场、扇场一系列复杂环节完成脱粒后，麦粒与麦稻才真正分离开来，之后，麦子成为粮食，麦稻成为牲口的草料。参与其分离过程的工具，如今大都无用或已不复留存，比如，石质的碌碌用于碾麦，推杈、桑杈、刮板等用于收拢脱粒半脱离状态的麦子，大小不一的揽基(ān cō，柳条或竹子编的带提手的篮或筐)和小筛用于装麦子、麦衣和麦草。还有人力或摇或踩的扇车，用于收纳的簸箕、用于晒麦时型麦的笆……分离之后，麦子的颗粒在阳光下现出如人们晒黑后皮肤的颜色，健康的小麦色由此而来，而麦稻则白暂如新妇的脸，白得耀眼，白得如一段颇不真实的岁月。

绉，万荣方言读chèn，普通话读zhèn，穿在牛鼻子上用于牵引的绳子，泛指拴牲口的绳子，古代也叫绉子。穿在牛鼻子上的物件叫牛索子，一截短木棍名“秦”(qín juàn)，即卸拴于牛秦子上的绳子。

撇绉piě chèn，是用于绑缚的长绳，稍短的叫捆绳、签绳，更长的则只能是井绳了。撇绉过去在运麦途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一车满载的麦个子，若没有撇绉的捆绑能顺利运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种或拉拉车、或跃进车、或牛车平车的运载工具，车厢低而短，装载只能往高里走，一辆麦车走过时仿如泰山在移动，撇绉的使命顿时显得光荣而艰巨。同时，作为装载工具的农用车大上还有专门的制动力具，如瓜木，在下坡行驶时确保不因载重而溜坡或翻车，而车撑子则在行驶间歇使人畜得以喘息片刻恢复体力。我曾多次坐在载麦的大车顶上从夕阳余晖中的高坡上摇摇晃晃地驶下来，神气得像坐拥麦城的帝王，正在巡视被刈割一空的土地。

其实，通过这些虽然生僻但曾经又是我们老家农村的日常用词，这些分散于生活、生产场景中的习惯用语，这些农具农作物及衍生品的名字，我们在感到亲切的同时，又容易生出满满的地域文化自信。原来，我们老话里说的这些字，这些渐渐远去的农具名称，每一个都有它们考究的名字和专用字词，你以为的落后，是你没有想到它们溯源的路程远到你望尘莫及。随麦收方式改变渐渐远去的乡村词语，是我们过往生活鲜活的记录，它们在吾乡人口中的每一个发音都正腔圆、溯古至今，它也是我们的历史，我们面对世界的腔调。

满庭芳

第五四七四期